

木斧诗选



当代回族
作家丛书

27
72

木斧小传

木斧，笔名尚有效羊、穆斯文、羊辛、洋哉、欧阳近士、寒白、路露、心谱、杨楠父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回族，四川省成都市人，祖籍宁夏固原。1946年开始创作，中途辍笔二十余年，1979年恢复创作。著作有：诗集《醉心的欢笑》（四川人民出版社），诗集《美的旋律》（江苏人民出版社）。

木斧诗选

木斧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中街西街106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375 字数：142千 插页：2

198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统一书号：10157·223

定 价：1.15元

出版说明

为了集中反映我国回族作家的创作成就，促进回族作家文学创作的繁荣，给社会主义祖国民族团结大家庭增添精神财富，使文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社决定编辑出版《当代回族作家丛书》。

这套丛书将全国当代回族作家（包括专业和业余）的优秀作品，陆续编辑出版个人选集。题材以反映现代、当代的社会生活为主。每集在十五万字左右（长篇不在此限）。如有必要，一个回族作家可出版两种以上的选集。

这套丛书坚决贯彻“双百”方针，提倡题材、风格、体裁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凡属当代回族作家的优秀之作，不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等，均在入选之列。

写序的故事

——序《木斧诗选》

流沙河

1947年的早春，我已跳过15岁的低栏，离去故乡，负笈蓉城。有一天偶然在成都《西方日报·西苑》上瞥见一首新诗，作者署名木斧——这倒有趣，可以用来砍铁树吧？且看看他写些什么。拘于儿时所受教育，我爱旧体诗词，不喜新诗。那首新诗，题目今已忘却，只记得内文的两句大意：“周国都是死水。人脸都是苍白的花。”这意象之奇，之冷，之悲，使青年易感的我惶惑不安。原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池死水里！当时尚未读到闻一多的《死水》，所以印象特深。后来在《西方日报·西苑》上，也在别的报纸副刊上，陆续读到木斧的诗，由惶惑而入迷。这种入迷显然不是纯艺术的。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学生罢课（反内战），贫民抢米（反饥饿），艺术也很难“纯”起来。有一股跳跃的反抗力在木斧的诗中，使我入迷的是这个。木斧的诗引我去接近新

诗，木斧诗中的反抗意识引我去接近校园外的社会现实。我自幼浸染在旧文化的泥塘里，所习无非子曰诗云，所受无非唐诗宋词，所写无非之乎者也。记得读初中时，一位老师记苦新诗，说：“太阳出来飞红，晒得石头梆硬，这也是新诗！”故乡小城，空气闭塞，宜有谬论如此。来到蓉城，入了四川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偶然在校园阅览室看报，读到木斧的诗，我才有了突变，如蛹初醒，乍见新诗之光。不久以后我就知道了。中国有一个“吹号者”艾青，有一个“战斗者”田间，还有一个绿原，他要把国民党凶徒“一直追到冥王星”，还有一个曾卓，他和他的同志关上了“门”不让叛徒进来。我把他们的诗，择其尤爱者，抄在本本上。往往一遍抄录，便能默诵。在我，木斧是渡船，载我去新诗之彼岸。我想象中的他是一个闪着神秘之光的大人（其实他和我同龄）。如果有预言家那时候对我说：“三十七年之后，你将为他写序。”我该如何惊骇！

我当时不认识木斧，只猜测他是成都人，或许是一位行踪隐匿的地下工作者——他的诗作给我以这样的印象。到第二年即1948年，我做了《西方日报》的通讯员，刊用过几则校园消息，也偷偷写新诗寄去，可怜一首也未刊用。年底刊用一篇不到两千字的文学速写，写我的代数老师的，已经喜出望外了。每日收到《西方日报》赠报一张，遂成忠实读者，得以在副刊《西苑》上读到木斧许多诗作兼及嘲骂国民党政权的短小锋利的杂文，不用说崇拜得五体投地。同校同学有写诗的告诉我：“木斧是西北中学的学生。”使我难

以置信。后来在副刊《西苑》上读到木斧一首小诗，知道他18岁，只比我大几个月，我是多么的诧异。啊，历经“文革”大火之后，那首小诗居然还在，就在这本诗集内，题曰《脆弱的生命》：

风
吹着
雨
落着
我，诞生了
听风呼呼地吹
听雨哗哗地落……

以手和脚学习爬行
我从阴暗的小屋踉跄出来
脆弱的生命在狂风暴雨中成长
啊！十八年了！

现在回望昔年，那个18岁的中学生多么可爱！他写自己，也写时代。他有鲜明的社会意识，知道自己的“脆弱”和时代的伟大。风雨意象概括中国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准确，纯净。末段还在“以手和脚学习爬行”，仍旧是婴儿呢。忽然跳出一声惊叹“十八年了”作为结尾，突兀之至，仿佛一闪逼到你眼前来，那人生。这样的结尾有动势，真聪

明。如果移到首段去做开头，动势就很难形成了。18岁的小青年写出这样的诗以及别的更好的诗，我不想说木斧是神童——这两个字使人肉麻。我愿意替木斧感谢大变革时代的风风雨雨，它催少年早熟，既可爰又可哀的早熟。

1949年秋季我有幸结识木斧了。我同他大约是在麦穗文艺社的每周活动会上认识的。麦穗文艺社的成员包括一群中学生和几位报纸编辑先生，良莠不齐。当时木斧入了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而我入了四川大学，每次进城都得路过他那里，所以常去看他。我还交过诗稿给他，在他业余编的《建设日报·指向》上发表。他一向沉默寡言，眼镜又添了年龄，偶有谈吐，多具革命见识，启我茅塞。我猜测他与地下党或有关系，只是不便问他。有一次他交给我一封信，要我面交四川大学一位不认识的同学。我怀着神圣的自我感觉去办了那件事情，其实那不过是转递一件稿子罢了。现在想来，十分幼稚可笑。

1949年11月末，成都解放的前一个月，我住在祠堂街华德里，一天早晨出门，在少城公园门口突然遇见他向西门走去。他的脸色显得焦急，说要到郫县乡下去躲一躲。我知道当时国民党凶徒面临末日，正在疯狂报复，捕杀地下党人和其他革命志士，不禁替他害怕。

后来很快成都就解放了。两三年间，木斧发表了不少作品，短篇小说啦，活报剧啦，快板啦，乃至通讯报道啦，等等，诗却很少很少，而且不太动人。显然他已经转变诗风了，昨日之木斧被今日之木斧否定了，他正在诚恳地改造着

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我还记得他发表在《川西日报·文学副刊》上的一封写给他的三妹的信，信中她对自己的创作道路做了真诚的严厉的却未必中肯的批判。当时的许多同志，何止木斧一人，真好，没有谁批评他们，他们却在那里主动地自觉地批判自己，不留情面。如今这已成了古风，可叹！

迨至1955年夏季“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展开以后，否定了昨日之木斧的今日之木斧又被否定了，他被隔离审查，并在千人大会上（他本人不在场）被“揭发”“批判”了。他那些燃烧着革命激情的曾经使我入迷的诗篇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的罪证”。亲者痛，仇者快，莫此为甚！运动如此声势夺人，还有什么道理可讲。说来惭愧，我也写过他的揭发材料，揭发他解放前对我讲过苏联早期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是因苦闷而自杀身死的（难道不是事实）。我在所谓揭发材料上说，这是木斧“思想阴暗”的证明云云。所幸他那里的领导人明察，没有听信我的屁话。大约不到一年，他就结束隔离审查状态，回到工作岗位，“老虎”又变成“同志”了，不过栽了一条尾巴。直到二十七年之后，这条尾巴才被割掉。

1957年春天，乌啼花发。我便怂恿木斧编一本自己的诗集，并说我希望有幸为他写序。蒙他不弃，交来剪贴稿本厚厚一册。还未动笔，我便“出事”，长出青面獠牙。剪贴稿本在我手中，退他吧，我不敢，怕殃及他；他也不敢来要，怕被株连。他才是睡子吃黄莲哟！幸好写序未成事实，我也

没有张扬出去，别人不会知道，得以长期隐瞒，勿须坦白交代。光阴荏苒，倏忽九年，彼此阴阳隔路，再没有见过面。我以为他过得很不错，后来才知道不是这样的。1966年春季，浩劫前夕，我被押送回老家去监督劳动改造。行前清理箱篋，将所有的底稿、记录、信件通通付之南方丙丁，唯独留下木斧的那一册厚厚的剪贴稿本，压在箱底。殊不知半年后天下大乱，红卫兵半夜里来抄我家，抢走了那一口破箱子。幸好小将们不知道木斧何许人也，或许认为那是我的剪贴稿本，所以未去“顺藤摸瓜”。险哉！

十三年后，地转天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告别了木器店，作为摘帽右派，被安排到故乡的县文化馆做馆员。有一天收到一封成都来信，一瞥那粗棒棒笔迹，便知道这是木斧写来的。甚至不须拆阅，我也能猜到信上写些什么。果然猜中，那个“大黑瓜”要稿本来了。这天真汉，他以为自己的孩子还活着呢，在昏天黑地的十年浩劫之后！

我回他一封信，说他的稿本被抄之夜，我正“跪在地上不敢做声”。信尾揶揄一句：“你就好好向前看吧！”

果然向前看了，没有半句怨言，这倔强的诗人，天晓得他通过一些什么渠道，也许是查旧报纸吧，搜寻经年，总算找回来旧作的五分之一（五马分尸的孩子找回来一条腿）。1983年秋季某日开会晤面，他塞给我一包东西，绝口不说这是什么。我捏一捏，也绝口不问这是什么。一个不说，一个不问，彼此默契于心，只谈一些别的事情，然后各自走开。《李陵答苏武书》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歌诵这句

名言，我的眼睛湿了。

回家拆开那一包东西，通读三遍，唤醒自己许多模糊了的记忆，实在快乐，仿佛某件爱物放遗失了，经人提醒，终于找回来一样。何况里面还有更多的新作——1957年以后写的和1978年以后写的，读了令我广开视域，并向他学习语言的简洁。遗憾的是其间有二十年竟是空白，一首诗也没有。辍笔，不是因为他懒，而是因为他怩。不顺心的歌他是不唱的，他是老实人。

1978年以来，木斧写了这么多诗。一旦顺心了，他就努力唱。他的诗风一如昔年，语言简洁，意象纯净，不来花枝招展，同他为人一样。有了自己的风格，这是成熟的标志。不过这话只能由评论者说出来，他本人不宜这样想。我们应该不停地探索诗艺，愿与木斧共勉。

我为木斧感到骄傲。我们这一代人成熟得这么早。我们爱自己的祖国，曾经歌过哭过喊过骂过，在她被凶徒蹂躏的年代。

说是写序，拖了二十七年之久，终于写出来了，但不是序，只是一篇写序的故事罢了。

1984年7月15日在蓉城

目 录

写序的故事——序《木斧诗选》

流沙河 1

第一辑 冬天

(1947—1949)

寓言诗四首	3
讲 演	3
讲故事	4
阳 光	4
扑过去	5
诗传单三首	6
耶，不能白汽	6
致山姆大叔	8
致马雅可夫斯基	10

脆弱生命	10
冬 天	14
花 束	16
骄 傲	17
顽 强	18
清 波	21
海向祝福	23
走	25
西 孩	27
寂 静	29
夜的谈话	30
山之恋	32
我听见土地在呼唤	34
献给五月的歌	37

第二辑 雪花飞舞

(1957--1958)

山	51
给月琴子	55
雪花飞舞	57

第三輯 物的化身

(1978—1980)

暴 露	61
早 晨	63
物 的 化 身	73
自 傳	74
溪 邊	75
尋 覓	77
長 江	78
過 三 峽	79
滾 動 的 山	80
綠 色	81
幻 想	82

第四輯 志 鐵

(1981—1982)

東 湖 游	87
燈	90
六 月 雪	92
門	94
波 實	97
酒	98

梦	99
黄昏，我在思想的长廊上散步	100
大海……	107
起点	108
棒槌岛	110
海的花	111
竹	113
春	114
春 绘	115
母亲，我唱一首歌给你……	116
江畔抒情	121
星的城	121
朝天门	121
琴 声	122

第五辑 时针

(1983—1984)

小河的梦	127
林	132
流 屋	133
桃花恋	134
一封写给田野的情书	136
手 掌	144

重 逢	146
知识的童话	148
寄语小蟹	158
鼓浪屿的性格	160
荔 枝	162
回 家	164
记 忆	166
七 月	168
在鲁迅故乡	172
时 针	174
呵，同志	175
悼	177
呼 唤	179
湖	181
乔 诗	183
虎 姿	185
毛泽东	187
遥 寄	190
机场之夜	192
风的礼赞	194
贺兰山画像	196
固原人	198
固原念	200
献给十月的歌	202

附录一：学诗，在严冬季节	210
附录二：我为什么写诗	216
后 记	219

第一辑 冬 天

(1947—1949)